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之二

宋太祖　　豐城游明　大昇校正

開寶　乾德六年（十一月改開寶元年唐昭宗天復元年梁太祖開平元年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漢隱帝乾祐元年周太祖廣順元年周世宗顯德元年宋太祖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大內營繕皆畢賜諸門名上坐寢殿名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呂中曰　天下之事千條萬緒而皆經綸於人主之一心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窺而其著見於外者常若手指目視而不可掩也此堯舜相授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以我太祖立國之初規模廣大如漢高帝謀深慮遠如漢光武而正心符印密契三聖之傳於數千載之上朱文公曰大祖不爲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信哉斯言

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翌日穀入致謝上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斯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委禮部具析以聞當令覆試○夏六月辛巳以辛仲甫權知彭州上謂之曰

羊仲甫治蜀

蜀土始平輕後之俗未革爾有文武才幹是用命爾仲甫既至州兵燕環誘也戍軍謀以長春節宴集日爲亂時民出郭拜墓仲甫率官屬巡邏於近郊見壕中草深恐其藏伏姦慝悉命燒薙之環黨權謀泄遂有告者凡百餘人悉禽斬于市○秋七月乙未中元張燈上御東華門賜從官飲○毀前散員都虞候董遵誨爲通遠軍使遵誨父宗本仕漢上微時嘗往依焉遵誨憑藉父勢多所陵忽嘗謂上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餘尺俄化爲龍飛騰東西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上皆不對他日論兵戰事遵誨理屈拂衣而起上乃舒宗本去自是遵誨亦不復見紫雲矣及上即位一日便殿召見遵誨伏地請死上諭之曰卿尚記往日紫雲及龍化之夢乎俄而部下有擊登聞鼓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皇恐待罪上諭之曰朕方赦過責功豈念舊惡邪汝可勿復憂吾將錄用汝遵誨再拜感泣上以通遠軍西戎近邊命遵誨守焉遵誨既至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刲羊釃酒厚加宴犒衆皆悅服後數月復入寇遵誨率兵深入擊走之夷落以定上喜其功就拜羅州刺史使如故遵誨嘗遣其弟虞鄉劉綜來貢馬及還上解所服真珠盤龍衣使賫賜

紫雲之祥龍化之夢

命遵誨守而遣

賜衣

太祖乾德六年

之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賜上曰吾爲遵誨方面不以此爲嫌也

[合注]曰謹按國史袁州刺史董勍海遣表弟劉綜貢馬太祖延見既還解真珠盤龍衣令賫賜遵誨綜辭以人臣不敢當太祖曰吾委遵誨方面不以此爲疑也至冬郭進宅用晚成皆所以激厲功臣不以疑以爲嫌也真宗咸平三年正月駐蹕天雄軍幸樞密副使宋湜所居視疾許其先歸賜衾褥一副且曰此朕常所御者雖故暗亦足禦道途之風寒景德元年冬親征澶淵簽書樞密院事馮拯爲寒氣所侵不赴晚朝遣中使使太醫診視明日車駕將發又遣使賜以帽絮且諭之曰此朕常服以禦風冷嗚呼祖宗於群臣眷遇之意如此之厚宜其報以如何邪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臣謂是矣

重夜孝趙普妻

上自即位數出微行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普謂上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異其吏啟出則上立雪中普皇恐迎拜上曰已約吾弟矣已而開封尹光義至即普堂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邪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筭所向上曰吾欲收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上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圓黑子

之地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政爾姑試卿耳於是用師荆湖繼取西川○是月令諸州察民有飢者令發廩賑之○八月命客省使周懷忠等二十二人領兵屯潞州將有事於北漢也○北漢主劉繼恩恣郭無爲初與其父言不助已欲囑之而未果繼恩置酒燕諸大臣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閤殺之無爲遣兵殺霸榮迎立繼恩弟太原尹繼元繼元始立主師已入境象奪汾河橋傳太原城下○十月甲戌屯田員外郎雷德驎責授商州司戶參軍德驎判大理寺其官爲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驎憤慨求見欲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之辭氣俱厲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鑊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齒二齒命左右曳出詔宰相勵以極刑既而慈解止用闌入之罪黜焉○十一月癸巳詔天下縣令佐自今檢苗定稅部役差夫鈐轄徵科區分刑獄凡關事務貴在公平如有違踰並宜論訴或令佐不相糾舉許吏民訴得實者賞之有差○上享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等物也左右以禮器對上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亦不可廢也命復設之於是

判太常寺和峴言按唐天寶中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五代以來遂廢其禮今請如唐故事詔從之○癸卯合祭天地於南郊大赦改元○契丹以兵來援北漢李繼勳等皆引歸北漢因入寇

己巳 開寶二年 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廣運二年北漢天寶十二年 春二月乙卯命曹彬党進等各領兵先赴太原戊午詔親征甲子車駕發京師○權知貢舉趙逢奏進士安德裕等合格者七人○三月戊戌次太原○夏五月上以暑氣方盛詔西京諸州令長吏督掌獄掾五日一檢視洒掃獄戶洗滌杻械貧困不能自存者給飯食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自是每歲仲夏必申明是詔以戒官吏焉○閏月己酉右僕射魏仁浦卒仁浦嘗侍春宴上密謂曰朕欲親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審思上嘉其對○太原城久不下殿前指揮使都虞候趙廷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急擊以盡死力上曰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衆皆感泣再拜呼萬歲時大軍頓甘草地中會暑雨多破腹病而契丹亦復遣兵來援壬子大常博士李光贊上言曰蕞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輦取然黔黎豈若回銮復都屯兵

上黨使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是蕩平之策上覽奏甚喜宰相趙普亦以爲然始議班師壬戌車駕發太原戊辰次鎮州真定蘇澄善養生爲道士上召見之謂曰師年逾八十而容貌甚少蓋以養生之術教朕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練氣耳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用此道也上悅厚賜之○六月癸巳車駕至自太原

呂中曰太祖之未能取河東猶太宗之未能取幽薊而太祖之不盡銳於偏方亦猶太宗之不窮其力於北伐也時之未至聖人不能先時而強爲時之既至聖人不能後時而不爲此平河東必在於太平興國之四年而太祖之規模宏遠運之數年其終亦必能取幽薊也

唐主來貢

唐主遣其弟吉王從謙來貢唐奏元方掌從謙牋奏上命盧多遜宴從謙於館多遜奕棋次謂元方曰江南竟如何元方歛袵對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盡藩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愧謝曰孰謂江南無人○八月靈武節度使馮繼業請舉族內徙以繼業爲靜難節度使○九月乙巳朔幸武成王廟○朝廷釋可使代馮繼業者時老將郎

收復靈武

太祖 開寶二年

州守

收方

中段思恭知泗州上以思恭嘗有功眷遇之思恭既視事矯繼業之失悉心綏撫夷落安靖周訪利病多所條奏其得吏民之情○十月己亥上[illegible]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前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彥超輸上旨即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前安遠節度使武行德朝從義曰重贊楊廷璋等自陳攻戰伐閱及履歷艱苦上曰此異代事何足論也庚子以行德爲太子太傅從義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彥超爲右金吾衛上將軍重贊爲左千牛衛上將軍廷璋爲右千牛衛上將軍

[illegible]藝祖臨軒之初一歲之內下澤潞平揚州威令之行如破竹之勢則其餘藩鎮自是束手而聽命矣又於觴酒之間酬對之際折其氣伏其心罷節旌授環衛磬效之易其故何哉御得其道故也周世宗號爲英武之君而藩臣來朝喜見於色推此則知五代紀之不立也太祖太宗聖聖相承修明憲度肅清寰宇大宗一言謂稍聞愆負無矜怒之理人人比肩效身御臣之術如此所以致天下幾二百年無雜焉大吠之警

太子大傅王溥遷太子太師入謝上顧曰溥十年作相三遷一品福

履之盛近世所未有也○十一月庚申回鶻于闐皆遣使來貢方物

開寶三年（唐昭宗光化元年 吳武寧二年 北漢睿運三年）春正月辛酉詔諸州察民有孝弟彰聞德業純茂者滿五千戶聽舉一人或有奇才異行不限此數所舉得實等級加賞不如詔者罪之○三月權知貢舉高蒙擢進士張琪等合格者八人○以忠武節度使王審琦鎮壽春凡八年歲得租稅量入爲用未嘗有所誅求民頗安之所部邑令以罪停其錄事史幕僚白令不先諮府請按之審琦曰五代以來諸侯強橫令宰不得專縣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而部內宰能斥去黠吏誠可賞也何按之有聞者歎服○辛亥以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攷仕昭素少篤學有志行時方治所居室積木墻間有穿窬者爲木所礙不得入昭素覺之盡室所有擲於外謂盜曰汝速去恐捕者至盜慙委物而遁由是邑中無盜著易論三十三篇學者多從之游上聞其名召見便殿時年已七十餘上問曰何以不仕致相見之晚昭素謝不能上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斂容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風諫微旨上甚悅即訪以民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上益嘉之又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

莫若寡慾上愛其語常書屏几間

呂中曰 處士非講官也而得以召見便殿非經筵也而得以講易太祖之好學也如此古今言易者莫如昭素古今言陰陽者莫如張詠可以在臣下則爲利見大人善言易者失之拘在陛下則爲飛龍在天泥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時屬陰善言陰陽者莫如張詠可以暗合伊洛之說矣

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詔諸州兩稅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者勿得抑配凡絲綿紬絹麻布香藥毛翎箭笴皮革筋角等所在約支二年之用勿得廣有科市以致煩民○秋七月詔民訴水旱災傷者夏不得過四月秋不得過七月○壬子詔曰吏貪猥多難以求其治奉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未若省官而益奉西川管內州縣官宜以口數爲率差減其員舊奉月增給五千天下州縣官宜依西川例省減員數

呂祖謙曰 官有定員祿無虛授漢光武中興減損吏職太祖肇建皇基以新造之宋不顧人情說否併省吏員與光武中興減損之意亦同也仁宗時已患三人共一員缺職事不理富弼等論宜革其弊因循至今又幾百年矣今豈止三人共一缺哉官冗弊其剗革之方不可緩也

八月庚寅李謙溥爲濟州團練使謙溥在隰州十年敵人不敢犯其境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絶人謙溥撫之甚厚常往來境上以少擊衆北漢人患之爲蠟彈封書以間進遺其書道中趙贊得之以聞上令械進送闕下謙溥召詰其事進伏於庭請死謙溥曰我以舉宗四十口保汝矣即上言進爲北漢人所惡此乃反間也奏至上悟遽令釋之○上嘗命有司爲沼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鵰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怒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邪亟往督役無妄言上寵異將帥多類此故能得其死力云

眷寵郭進

富弼曰 將帥國之重任宜乎天子寵之也然寵不可常惟在得其機耳得其機則使之盡心死節以報將帥盡心死節而功不成未之有也太祖之寵將帥深得其道

北漢

唐主作書諭南漢主以歸款於中國南漢主得書大怒荅唐主甚不遜唐主以其書來上上始決意伐之九月己亥朔以潘美尹崇珂王繼勳發諸州兵赴賀州城下○甲辰詔周文王成王康王秦始皇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元帝成帝哀帝魏孝文西魏文帝後周太祖唐高祖太宗中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

太祖開宝三年

二十七隊嘗被發令有司備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重葬所在長吏致祭○癸丑王師遂圍賀州城中人開門以納王師○冬十月癸酉詔前代功臣烈士孫贇元稹等三十一人各置守冢戶禁樵採○王師破南漢開建寨遂取昭州柱州○初契丹六萬騎寇定州命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兵三千禦之上謂欽祚曰彼衆我寡但芹城列陣以待之虜至即戰勿與追逐欽祚齊虜戰蒲城虜騎小却乘勝至遂城欽祚馬中流矢而踣騎士王超以馬授欽祚軍復振自旦至晡殺傷甚衆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癸亥捷奏至上喜謂左右曰虜數犯邊我以二十匹絹購一凶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自是益修邊備

前代功臣子孫

定州之捷

絹易虜首

富弼曰 太祖置內藏庫以積絹以募胡人之首偉哉是謀若後世內積貨財外嚴守備邪則謹封疆而禦之去則譬蚊虻而驅之戎狄之勢外無所得而內自困矣

先是詔諸道舉有德行者茲命學士院試問史理而曹州所舉人孔嶠所對稍優以嶠爲章丘縣主簿○是月王師克連州○十二月庚午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陶穀卒穀文翰冠一時自以久次意希大用上素薄之選置近輔未嘗及穀穀不能平一日使其黨因事風

試問史理

陶穀卒

上言穀在詞禁宣力甚多上笑曰我聞學士草制皆檢前人舊本稍改易之此乃諺所謂依樣畫胡蘆爾何宣力之有乎穀因作詩題翰林壁頗怨望上益薄之遂決意不用○王師長驅至韶州南漢人教象爲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牙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王師集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墜軍遂大敗遂取韶州

（干未）開寶四年（南漢平唐國只兵越漳泉奉正朔北漢廣運四年）春正月王師克英雄二州○丙午詔諸道州縣自今並不得更差攝官○乙丑王師至馬逕南漢主懼乃遣蕭漼卓惟休奉表詣軍門乞降丁卯又遣其弟禎王保興率國內兵來拒辛未王師至白田南漢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釋之遂入廣州保興初匿民間後乃獲之有闕工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掾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爲此等命悉斬之美以露布告捷己丑至京師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

（呂中曰）以下梁之地視江南爲近視嶺南爲遠何先遠而後近那一方之民則先取南漢所以爭民命江南亦有何罪但卧榻之側豈容鼾睡則後收江南所以天下三月詔前代帝王當給民奉陵者各增二戶○前右監門衛將軍趙玭既降歸私第不勝忿恚一日伺趙普入朝馬前斥普短上聞之召玭及普於便殿高質其事玭大言詆普販木規利先是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往市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於都下貿易故玭以爲言上怒詔問王溥等普當得何罪溥附閣門使奏云玭誣罔大臣上意頗解及詰責玭命武士撾之御史鞫於殿廷普力營救上乃特寬其罰扶出之責玭爲汝州牙校○夏五月乙未有司以帛係錢及其官屬先獻大廟大社上御明德門遣盧多遜宣詔詰責錢錢伏地待罪上釋錢罪并其官屬禎王保興等初議獻俘之禮朝臣莫能知乃遣使就問吏部尚書致仕張昭昭卧病口占以授使者咸伏其該博遂用之○六月初置市舶司於廣州○詔御史中丞劉温叟中書舍人李昉等重定開元禮以國朝沿革制度附焉之○初上征晉陽命密州防禦使馬仁瑀率衆巡邊至上谷漁陽虜素聞其名不敢出明年群盜起兖州賊首周弼尤兇悍自號長脚龍詔仁瑀掩擊仁瑀領帳下十數人入泰山禽弼盡獲其黨魯郊以寧庚辰徙仁瑀爲瀛州防禦使仁瑀兄子因醉誤殺平民係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憾也但過誤耳願以過失傷論仁瑀曰我爲長吏而兄子殺人此乃恃勢過橫非過失也豈敢以己之親而亂國法哉遂論如

律○成都布衣羅居逋爲延長縣主簿○劉鋹在國時多置酖以毒臣下一日上幸講武池鋹先至詔賜巵酒鋹疑之奉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爲大眾布衣矣願延日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上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令取鋹酒自飲之別酌以賜鋹鋹大慙頓首謝○上既平廣南欲行報謝之禮秋七月甲午朔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乙未御史中丞劉温叟卒温叟爲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上難其代及被病上知其貧遣中使就賜器幣温叟性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五代以來言好古執禮者推温叟焉皇弟開封尹光義聞温叟清介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温叟不敢却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況他人乎乃命輦歸府中他日光義因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温叟辭錢事上歎賞久之温叟既卒上難其繼曰必得純厚如温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貢爲中丞

【日講】中丞任之十二年及其且卒也則曰必純厚如温叟乃可國初之不輕用人如此蓋其始也擇之精其終也任之久擇之精則小人不得以濫其選任之久則君子舉得以盡其職趙中令之相凡十一年郭進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作坊至卑賤也而魏丕典之至十餘年皆久任而成功也

冬十月甲申詔兩京諸道自十月後犯彊竊盜不得禎郊祀赦所在長吏當告諭下民無令冒法右補闕梁周翰上疏其略曰西蜀淮南荆潭桂廣之地皆已爲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德澤均而民力寬矣上嘉納其言○十一月癸巳江南國主煜遣其弟從善來朝貢先是國主以銀五萬兩遺宰相趙普普告于上上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叩頭辭讓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入覲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聞之皆震駭服上偉度他日上因出忽幸普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遺普書及海物十瓶列庶下會車駕卒至普亟出迎弗及拜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蒲貯瓜子金也普皇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此若知此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但受之無害彼謂國家事皆

許趙普受江南饋

許受吳越饋

始用繡衣

由汝書生耳固命普謝而受之○河決澶州東匯于鄆濮壞民田○戊午親享太廟始用繡衣鹵簿己未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蠲開寶元年以來逋租○初上擇僞蜀親兵習弓馬者百餘輩爲川班內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於是郊禮畢行賞上以御馬直皆從特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內殿直不得加例乃相率擊登聞鼓陳乞上怒遣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即爲恩澤又安有例哉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許州驍捷軍其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時內臣有左飛龍使李承進者逮事後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球接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歎曰二十年來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爲兒戲朕今撫養上卒固不吝惜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

犯法有劍

禁鑄佛像

壬申開寶五年江南吳越漳泉奉正朔此漢廣運五年春正月丁酉禁民鑄錢爲佛像浮屠及人物之無用者上慮愚民多毀農器以徼福故禁之○上既平廣南即欲經理江南鄭王從善入貢遂留之國主大懼是月始犒

殿試之始

制度下令稱教宮殿悉除去鴟吻○閏二月壬辰權知貢舉寗蒙奏合格進士京兆安守亮等十一人諸科十七人上召對於講武殿下詔放榜新制也○癸巳以江南進奉使李從善爲泰寧節度使賜鴻京師國主雖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募兵陰爲戰守計上使從善致書風國主入朝國主不從但增歲貢○夏四月上按潁南圖籍州縣多而戶口少命潘美王明度地并省以便民甲午初發白州及常樂州○五月丙寅詔發潁南道媚川都先是潘美等言採珠危苦之狀上亟命降詔罷之○辛未河大決澶州濮鄄縣壬申命曹翰往塞之上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翰頓首拜曰宋景公一發善言災星爲之退舍今陛下憂民如是必不能爲災也上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所關使之然邪趙普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至於苦雨爲災乃是臣等失職上曰朕又思之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普等皆稱萬歲○河又決大

河決澶濮

赦人

名府朝城縣河南北諸州皆大水○陝州言民范義超周顯德中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眞家十二人古眞年少脫走得免至是長大詣闕訴於官有司引赦當原上曰豈有殺一家十二人而可以赦論乎命斬之○六月庚寅河決陽武縣汴水決鄭州宋州戊申發諸州兵士及丁夫凡五萬人塞決河命曹翰護其役未幾河所決皆塞是月下詔曰近者澶濮數州霖雨荐降決河爲患朕以憂經決益重困黎元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時秉管逸人田告者著纂禹元經十二篇上聞之召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對將受以官告固辭父年老求歸奉養詔從之○秋七月永慶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上謂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爲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上曰不然主家服此當鬻數里必相効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法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上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illegible]掬業之君後世所視以爲軌範也宮闈之地四方所視以爲儀刑也一人之奢儉者雖微而關於千萬世者爲甚大致謹於服色者雖小而關於千萬里者爲甚長可不謹哉

先是大理正內黃李符知歸州轉運司制置有不合理者符即上言上嘉之秩滿歸闕上以京西諸州錢穀不登八月癸巳命符知京西南面轉運事晝李符到勢必朕親行八字揭於大旗常以自隨符前後條奏便宜凡百餘條其四十八事皆施行者于令○禁玄象器物天文圖讖七曜曆太乙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於私家有者並送官○冬十月癸卯詔功德使與左街道錄劉若拙集京師道士試驗其學業未至而不修飾者皆斥之若拙蜀人自號華蓋先生善服氣年九十餘不衰步履輕疾每水旱必召於禁中設壇場致禱其法精審上甚重之○十一月癸亥禁釋道私習天文地理○是歲大饑○初上問宰相趙普曰儒臣有武幹者何人普以知彭州左補闕辛仲甫對乃徙仲甫爲四川兵馬都監於是召見面試射上曰汝見王明乎朕已用爲刺史汝頗忠淳若公勤不懈不日亦當爲牧伯

也仲甫頓首謝○上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既而有司命仲甫檢視民田上曰此縣令職爾即令吏部銓擇官代之

【日曆】以酷吏主財則取民必峻以武夫主刑則用法必嚴此太祖所以命儒臣主財士人典獄也知所以培國脉而重民命於此焉

賑曹州飢

癸酉開寶六年江南以淳泉奉正朔此淳泉蜀運六年春二月丙申運京師米二萬石賑曹州飢民○辛丑以著作佐郎陸光範為在京糧料使太僕寺永趙巨川為西京糧料使國初承舊制用三司大將領糧料之職於是改任小官○三月辛酉新及第進士雍丘宋準等十人諸科二十八人詣講武殿謝上以進士武濟川三傳劉睿材質最陋應對失次繼去之濟川翰林學士李昉鄉人也昉時權知貢舉上頗不悅會進士徐士廉等擊登聞鼓訴昉用心情取舍非當上乃令貢院籍終場下第者并準以下及士廉等各賜紙札別試詩賦命李瑩侯陟等為考官乙亥上御講武殿親閱之得進士二十六人士廉預焉又五經開元禮三禮三傳三史學究明法諸科九十九人皆賜及第又賜準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為太常少卿○禁銅錢不得入蕃界及越江

進士試法

禁下番銅錢

太祖 開寶六年

海至化外○夏四月乙酉詔諸州考試官令長吏精選僚屬有才學公正者充知貢舉與考試官同看詳義卷定其通否即駁放不得優假虛至終場申禁私薦屬舉人募告者其賞有差舉人勒還本貫重役永不得入科場○辛丑翰林學士盧多遜等上所修開寶通禮一百卷義纂一百卷並付有司施行是日遣盧多遜為江南生辰國信使多遜至江南得其臣主懽心及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闕江南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與之於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矣歸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狀上嘉其謀始有意大用○戊申詔參知政事薛居正薛修梁後唐晉漢周五代史○知制誥王祐等上重定神農本草二十卷上制序摹印以頒天下○五月上知堂吏擅中書權多為姦賦欲更用士人而有司所選終不及數遂召舊任者劉仲華等四人面加戒勵令復故歲滿無過與上縣令稍有超咨重賞其罰

修開寶通禮

修五代史 重定本草

【日曆】創業之世多責實守成之世多虛文覆試之法欲無一士之不實蓋農之詔欲無一民之不實蓋人才欲無一官之不實揀汰驕脆欲無一兵之不實也以慶曆元祐之盛而杜絕之任然

呂大防之盡忠且欲決吏而不可得況若士若民若兵若官乎其
虛文之習
難革故也

甲戌以殿中侍御史鉅野馮炳為侍御史知雜判御史臺事上留意
聽斷專事欽恤御史大理官屬尤加選擇嘗召炳謂曰朕每讀漢書
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於汝也賜金紫以勉之
○六月辛卯召京百司吏七百餘人見于便殿上親閱試勒歸農者
四百人○初雷德驤責商州司户參軍刺史頗賓禮之及參嶷知州
希宰相意至則倨受庭參德驤不能堪出怨言嶷聞之怒有言德驤
嘗為文訕朝廷嶷因召德驤與語潛遣吏給德驤家人取得之即械
繫德驤具事以聞上貸其罪削籍徙靈武德驤子有鄰意趙普實濟
排之日夜求所以報普者上始有疑普意矣壬寅詔參知政事呂餘
慶薛居正陞都堂與宰相同議政事趙普之為政也專廷臣多疾之
上初聽趙玭之訴欲逐普既止盧多遜在翰林因召對數毀短普且
言普嘗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廣第宅營邸店奪民利自李崇矩罷
上於普稍有間庚戌復詔薛居正呂餘慶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
分其權○易州言刺史賀惟忠卒惟忠性剛頗知書洞曉兵法有方

略在易州其治亭障撫士卒能得其心每乘塞用兵所向無敵名震
北虜十餘年間不敢寇邊民皆賴之○八月草澤五德芳上修河利
害辛卯賜德芳同學究出身○甲辰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
普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普獨相凡十年沈毅果斷以天
下事為己任上倚信之故普得成其功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不用明
日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投於地普顏色自若徐
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悟乃可其奏後果以稱職聞又有立功
當迁官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與之上怒曰朕故不與迁官將奈
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
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弗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
於宮門良久不去上卒從其請一日大宴雨驟至上不悅雨良久不
止上怒形于辭色左右皆震恐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政望雨時雨難
得百姓各懽喜乞令樂官就雨中奏技上大悅終宴普臨機制變能
回上意類此嘗設大瓦壺於視事閤中中外表疏普意不欲行者必
投之壺中束緼焚之其多得謗咎殆由此也

趙普罷相

普素除官

呂中曰 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鎮之權遲幽薊之伐其冊

相太宗之功在於上彗星之疏諫北伐之書而金匱一書尤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然自唐以來宰相入見必命坐大政事則面議之自餘號令除拜賞刑廢置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即行之國初三相自以前朝舊臣猶存形跡每事具劄子進呈至普獨以天下為己任故為政專所以啓爾德驥以子之語也自是以後西正義論不過方重靖介自守之相爾

○九月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呂餘慶以疾求解職丁卯罷為尚書左丞薛居正為門下侍郎樞密副使沈義倫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天平節度使石守信兼侍中歸德節度使高懷德忠武節度使王審琦並加同平章事盧多孫為中書舍人參知政事趙昭為樞密副使辛未殿前都虞候楊義為殿前都指揮使自韓重贇罷殿前都指揮使凡六年不除授於是以命義○冬十一月少府監致仕盧億有高識惡其子多遜所為嘗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也十二月庚子億以憂卒○女真遣使來貢馬○是歲盧多遜知制誥竇家張澹以見行長定循資格及泛降制書考正違異削去重複補其闕漏參詳議取悠久可用之文為長定格三卷循資格一卷制勑一卷起請條一卷書成上之頒為永式自是銓綜益有倫矣

太祖 開宝六年

[illegible]卒

文貞 [illegible]

銓綜有倫

呂中曰既罷歲月序遷法而復頒循資格既命陶穀定選法而又命吏部取選人甚井擢者上之誠以資格固不可拘亦不可廢也以資格用人者有司之法必不次用人者人主之權嘗攷國初有為小官而其望已足為卿相至其久也亦卒為之自銓法一變無有流品無有賢否資深者序進格到者次遷然王安石章子厚之徒破資格用小人又不若李公沆王公曰謹守資格之為有得也

姚內斌卒

甲戌 開寶七年吳越漳泉奉正朔江南呂八閩甲戌北漢廣運七年 春二月壬辰慶州言刺史姚內斌卒內斌在慶州踰十年邊人畏伏自為姚大蟲言其虎勇如虎也○四月丙午命賈黃中檢視廣南民田黃中廉直平恕遠人便之○監察御史劉蟠受詔於廬壽等州巡茶蟠乘羸馬偽稱商人抵民家求市民家不疑出茶與之即擒置於法○秋七月江南國主知上有南伐意遣使願受封策上不許復遣梁迥使焉迥從容問國主曰朝廷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盍來助祭國主唯唯不答迥歸上始決意伐之初江南人樊若冰舉進士不中第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以小舫載絲繩其中維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反而得其丈尺之數遂詣闕自言有策可取江南戊辰召若冰為賛善大夫且遣使詣荊湖如若冰之策造大艦及黃黑龍船數千艘將浮江以濟師也九月癸亥命曹翰領兵先赴荊南丙寅復命

議伐江南

曹彬李漢瓊田欽祚同領兵繼之又命潘美劉遇梁迥等同領兵趣荆南○冬十月江南國主遣其弟從鎰入貢上留之不報○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閏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上遣郝守濬自荆南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黃黑龍船於采石磯跨江爲浮梁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丁巳曹彬等及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庚申知制誥史館修撰邑蒙上言昔唐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舍人執筆螭坳以紀時政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李士及樞密直李士輪修日曆吳史館近朝以來此事都廢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爲虞無因肯說史官以疎遠是隔何由得聞望自今凡有裁制之事優卹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冊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詔從之○甲子監修國史薛居正等上所修五代史百五十卷明日上謂宰相曰昨觀新史見梁太祖暴亂醜穢之迹乃至如此宜其旋被賊虐也○十一月詔移石牌鎮浮梁於采石磯繫纜三日而成不差尺寸王師過之如履平地○契丹邊臣貽知旌州孫全興書請和全興以聞上命全興答書許之

呂中曰和非中國得已之計也然和出於彼則和可堅和出於我則和易敗太祖當南征北伐之始而契丹復與太原相援以漢高帝歎此必有平城之憂唐太宗處此必有借助之舉惟太祖專任邊將來則拒之去則禦之且未嘗遣一騎以出境亦未嘗命一使以通和必待其邊臣貽書而後命邊臣以答之必待其來聘有禮而後遣通和之使以報之其得中國之躰矣景德之和所以久而宣和之和所以敗者以景德之和在彼而宣和之和在我也

乙亥開寶八年是歲江南平只越漳泉奉正朔北漢廣運八年春正月乙酉上謂宰相曰古之爲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朕常夙夜畏懼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抵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爲之而使下無間言哉爲臣者或不終其名節而陷於不義蓋忠信之薄而獲禍亦鮮斯可戒矣○庚寅曹彬等進攻金陵初次秦淮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勇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度乎遂率所部先濟王師隨之江南兵大敗○二月甲子上謂宰臣曰年穀豐登人物繁盛若非上天垂祐何以及此所宜共思

內出賦題

議者與知貢舉

濟給振舉闕政庶成開泰之基也○丁卯命王祐崔豪梁周翰雷德
驎並權同知貢舉戊辰上御講武殿覆試王祐等所奏合格舉人王
式等因語之曰向者登科名級多爲勢家所取致寒孤貧之路甚無
謂也今朕躬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疇昔之弊矣式等皆頓首謝
於是內出詩賦題試得進士王嗣宗以下三十人諸科三十四人○
三月上性寬仁多恕尚食供膳有蟲緣食器或謂左右曰勿令掌膳
者知嘗讀堯典戴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
密耶蓋有意於措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
其死○夏四月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郡
上曰用伶人爲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上
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迁轉
耳乃命爲太常寺大樂署令

富嘉謨曰古之執伎於上者出鄉不得與士齒太祖不以伶官處士
人之列止以太樂令授之在流外之品所謂寒潛濫之原

呂夷簡曰帝王尊異后族因寵戚里優厚親倖以金帛富之可也
賞賜厚之可也惟不使求官爵親政事挠刑法我太祖不許常德
仁領郡則曰用伶人爲刺史此亂世之事不與王繼恩樞密使則
曰內官不可使居權要職太宗不許戚里於秦隴市木則曰恐壞

彗出之異

天下法制眞宗不許趙自化領遂郡刺史則曰非朝廷舊典抑秦
国之請則曰州縣之任係国家之公議違保吉之奏則曰有司曰
有常典斯可謂存天下之公抑親倖之私非聰明聖智之主莫能
行之三聖之德於是超禹湯而齊堯舜也

五月江南國主自出巡見王師列柵城外旌旗滿野始驚懼○六月
甲子彗出柳長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歷軫見距東凡十一舍八十
三日乃滅○秋七月江南捷書累至群臣稱賀徐鉉即奉表請乘上
嘉其得禮命李穆送從鉉還其國手詔促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
以待之九月謀遣使入貢求緩兵道士周惟簡者國主召之爲給事
中與徐鉉同使京師冬十月己亥朔鉉又惟簡赴闕鉉居江南以名
臣自負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大臣亦先白上言鉉博學有才辯宜
有以待之上笑曰第去來爾所知也既而鉉朝于庭仰而言曰李煜
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上
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遣王仁珪焦繼勳周修洛
陽宮室上始謀西幸也○十一月徐鉉又周惟簡還江南未幾國主
復遣入奏辛未對於便殿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至上與
反覆數四鉉聲氣愈厲上怒因按劍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

罪但天下一家引揖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皇恐而退仍各厚賜遣還十數因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猶困闘李煜一門切無加害於是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愈頃諸公共爲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疾愈矣諸將許諾乃相與焚香約言既畢彬即擁愈乙未城陷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國主乃奉表納降彬既入金陵申嚴禁暴之令士大夫賴彬保全者得其所倉廩府庫委轉運使許仲宣按籍檢視彬一不問師旋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十二月己亥朔江南捷書至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群臣皆稱賀上泣謂左右曰守縣分割民受其禍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即詔出米十萬碩賑城中飢民

富南曰 太祖之愛民深矣臣師平一方而不爲喜喜念民無定主當亂世則爲強者所奪又中國之盛反以兵取之致有橫遭鋒刃者蓋亂至於威江也推是仁心而臨天下宜乎致太平之速

先是上嘗召吳越進奏使任知果令諭旨於俱王俶曰元帥京畿陵有大功竢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即當復還不久留也丁卯俶請赴長春節朝覲詔許之

開寶九年 吳越漳家奉正朔世祖廣運九年 春正月辛未曹彬遣郭守文奉露布以江南國主李煜及其子弟官屬等來獻徐鉉從煜至京師上召見鉉責以不早勸煜歸朝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死不當問其他上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王師圍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蠟彈內書也洎頓首請死曰書實臣所爲也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奇之謂曰卿大有膽朕不罪卿今事我無替昔之忠也乙亥以李煜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庚辰詔幸西京將以四月有事于南郊○二月己亥群臣奉表請加尊號曰一統太平上曰燕晉未復遽可謂一統太平乎不許○庚戌以宣徽院使曹彬爲樞密使領忠武節度使樞密領節度自彬始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爲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美始賞江南之功也彬歸自江南詣閤門進榜子云奉勑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向時人嘉其不伐始彬之行上許彬以使相爲賞又遣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慎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邪且徐之更爲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爾何必使相也上

請加尊號

賞非其人

不與

愛惜爵位不妄與人類此凡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並謂之使相

呂中曰人言漢高帝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也然當天下未定而信越諸人蓋已王矣一旦固陵之會不至則不免裂數千里以封之此高帝有殺諸將之心矣至初平江南之功至太然亭賜以數十萬戶而斬一使相盡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幾將也

[illegible]曾孝之平江南吝一使相而不授非食言也愛其品位之極而不吾用也狄青之平嶺南欲予以樞密而中輟非忘功也愛其名位之極無以為他日賞也

己未吳越王俶又其子惟濬等入見崇德殿宴長春殿先是車駕幸禮賢宅案視供帳之具又至即詔俶居之寵賚甚厚○上初即位召供備軍副使魏不謂曰作坊久積弊爾為我修整之即授作坊副使不在職甚盡力上討澤潞維揚下荊蜀收川峽征河東平江南皆先期諭旨令治兵器無不精辦三月已已以不領代州刺史仍典作坊所造兵器每旬一進上親閱之刻五庫以貯之尋又分作坊為南北別置弓弩院○上將西幸留濬侍祠遣俶歸國先是群臣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上不從於是命取一黃袱以賜俶封識甚固戒

修治作坊

太祖 開寶九年

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既歸每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徙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益以乘輿服玩為獻製作精巧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丙子車駕發京師辛未上至西京庚子合祭天地于南郊初兩彌月不止及期始晴霽以訖成禮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上生於洛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意始議西幸起居郎李符上書陳八難左右相都指揮使李懷忠乘間言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上亦弗從晉王言遷都非便上曰遷河南未已又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費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上不荅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丙午車駕發洛陽辛亥至東京

西京京師祀

欲都長安

呂中曰國初所以不都關中而都汴者以靈武煎薪之地未復也然洛與汴皆河南之土洛之險猶可恃而汴則無險可恃也欲為四方有事之備則當都洛陽高城深池堅甲重兵以杜諸夏不虞之備伐北夷深入之謀若已都汴則不得不以守四夷為說此

太祖所以有都西京之議也然都未固不得已都西京亦不得已也使太祖收靈夏復燕薊則必都長安矣

初李煜既降諸城守皆相繼歸順獨江州不降詔賈翰率兵討焉自冬訖夏死者甚衆丁丑始拔之翰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翰因請載廬山東林寺五百鐵羅漢象歸至潁川新造佛舍遂調發巨艦十餘艘盡載金帛置鐵象於其上時號為排綱羅漢○六月己亥以潁州團練使曹翰為桂州觀察使仍判潁州賞平江南之功也○晉王光義性仁孝上雅鍾愛間謂近臣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秋八月丁未命伐北漢○武寧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全斌卒全斌輕財重士不求顯赫之譽寬而容衆軍旅樂為之用其黜居外郡幾十年怡然自得識者多之

【晉王】王全斌有大功可掩其罪也太祖以諸國未平恐將帥持功為過故抑全斌等以立国法及事寧之後追賞前勲此貞得駕馭英雄之術也

冬十月癸丑上崩于萬歲殿　先是上不豫壬子夜大雪上召晉王光義延入大寢屬以後事宦官宮妾悉屏之左右皆不得聞但遥見燭影斧聲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

太祖開寶九年一

謂晉王曰好為之俄而上崩時漏下四鼓矣宋后見晉王悵然遽呼曰吾子毋之命皆託於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勿憂也○甲寅太宗即位改名炅乙卯大赦天下令緣邊禁戢戍卒毋得侵擾外境群臣有所論列並許實封表疏以聞必須面奏者閤門使即時引對風化之本孝弟為先或不順父兄異居別籍者御史臺及所在糾察之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踰越洛爾臣庶宜體朕心

【孟子】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我太祖金戈鐵馬間關以有天下不付之瑣源衍慶之諸王而乃授之太平福德之天子是不以天下自私而欲為天下得人之仁也元娥先生曰太祖用心堯舜之心也舜之叶堯禹之承舜我太宗獨無是心乎切觀即政之初年嘗語大臣曰先帝以勤勞定天下凡軍国機務邊防制置咸得之矣但遵守舊規不得輒易意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愚於斯言見之

宰相薛居正加左僕射沈義倫加右僕射參知政事盧多遜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曹彬加同平章事樞密副使楚昭輔為樞密使○宰臣薛居正上大行皇帝陵名曰永昌詔恭依○以齊州防禦使李漢超為雲州觀察使判鄧州仍護關南屯兵洛州防禦使郭進領

恵州觀察使判邢州兼西山巡檢○國初并益廣南各僭大號荆湖江表上通貢奉西戎北狄皆未賓服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漢超及進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莞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回圖貿易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遣還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情狀時有寇鈔亦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故終太祖世無西北之憂諸叛以次削平武功蓋世斯乃得壯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時瀛州防禦使馬仁瑀監霸州軍仁瑀雖兄事漢超而多自肆由是二將交惡上恐生邊釁即遣使齎帛賜漢超及仁瑀令置酒講解尋徙仁瑀知遼州漢超在齊州凡十七年爲政簡易吏民信愛嘗詣闕請立碑頌德詔太子率更令徐鍇爲之文與士卒絶甘分少及其死軍中皆流涕進守西山凡二十年在洛州日城四面悉令種柳濠中雜植荷芰蒲葦後益繁茂州人見之有泣者曰此郭公所種也○詔諸道轉運使各察舉部內知州通判監臨物務京朝官等以三科第其能否政績尤異者爲上恪居官次職務粗治者爲中臨事馳慢所

蒞無狀者爲下歲終以聞將大行誅賞焉

【日中】轉運置於乾德本以拯和權且而兼糾察官吏自此始歟後有判官有副使又有提點刑獄皆所以糾察官吏也漢部刺史職也本朝之監司以臺省寺監爲之雖宰臣侍從爲帥亦許彈劾此我宋三百餘年無藩鎮之患者蓋以此也

【又曰】信矣監司之職其一道守令之觀望故監司志於守陳則留犢還珠郡有賢太守矣循雉鳴琴邑有賢令尹矣驟司志於律貪則望風解印自甘遁亦者矣故人私恩難庇二天者矣此我

太宗特重轉運以察官吏者所以不輕於用人也

十一月己巳翰林學士李昉上大行皇帝謚曰英武聖文神德廟號太祖○十二月甲寅大宗御乾元殿受朝大赦改元太平興國元年○丁巳以樞密直學士賈琰爲三司副使三司置副使自琰始○是歲高麗国人金行成始入學於國子監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之二

左藏庫分三

增最表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之三　　宋太宗一　　豐城游明　大昇校正

丙寅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丙寅命禮部員外郎賈黃中左補闕程能左贊善大夫馮瓚分掌左藏三庫先是貨泉與金帛通掌歲入儲蓄多寡始命分之黃中尋出知昇州嘗案行府廨見一室扃鐍甚固命發鑰視之得金寶數十匱計其價直數萬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即表上之上曰非黃中康恪則亡國之寶將汙法而害人矣賜錢二十萬○上初即位以彊宇全表吏員益衆思廣振淹滯以資其間闕顧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於是禮部上所試合格人名戍辰上御講武殿內出詩賦題覆試進士賦韻平及相間依次用命翰林學士李昉扈蒙定其優劣為三等得河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覆試諸科得二百七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貢籍得十五舉以上進士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上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人皆先賜綠袍韡笏錫宴開寶寺上自為詩二章賜之唐時禮部放榜之後醵飲於曲江號曰聞喜宴上命中使典領供帳

太祖聽張齊賢奏

王繼勳殘暴

興国二年

甚盛第一第二等進士并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同出身進士及諸科並送吏部免選優等注擬初資職事判司簿尉籠章殊異歷代所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上意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及蒙正等辭召令陛殿諭之曰到治所事有不便於民者疾置以聞或曰太祖之幸洛陽也洛陽人張齊賢獻下并汾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懲奸謹刑十策太祖召見便坐問之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太祖善其四策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令衛士曳出及還語上曰我幸西京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遂官爵之汝異時可收以自輔也於是齊賢舉進士上決欲置之高等而有司第其名適在數十人後上不悅乃詔進士盡第二等及九經凡一百三十人悉與超除蓋為齊賢故也○庚辰詔以美名易禁軍舊號鐵騎曰日騎控鶴曰天武龍騎曰龍衛虎捷曰神衛○二月江南置監鑄銅錢廢李煜舊用鐵錢○初右監門衛率府副率王繼勳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櫝櫝貯骨出棄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民甚苦之而不敢告上在藩邸頗聞其事及即位會有訴者乘命戶部

契丹動靡

辛仲甫不厚命

貧外郎知雜事雷德驤往鞫之繼勳并女僧八人於洛陽市長壽寺僧惠廣嘗同食人肉上令先折其脛然後斬之民皆稱快○三月有樂庫使高唐張遜建議請置榷易局○庚寅知江州周述言廬江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使之隸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夏四月甲寅契丹遣耶律敞等來助葬○太祖晏駕詔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昉兼判太常寺昉歸語其子宗諤等曰堂吏不知典故豈有為丞郎而判寺乎近者竇儀判大理寺崔頌判國子監此蓋失之久矣宗諤因問凡制敕所出必自宰相今言堂吏不知典故何也昉曰命官判寺宰相必不經心惟堂吏舉近例使押字爾昉又言自太祖臨御以來百司吏艱於選補後進者多不習故事由是臺省舊規漸成廢墜云○五月庚午命起居舍人辛仲甫使于契丹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義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秉節不可奪厚禮遣還上曰仲甫遠使絕域練達機宜可謂不辱君命若吏得如仲甫數人朕何患也○己卯祔太祖神主于太廟廟樂

節鎮不領支郡

崔翰數闕

郭恕先神異

曰大定之舞以孝明皇后王氏配○閏七月有司上諸州所貢閏年曆○八月上初即位以高保寅知懷州懷州故隸河陽時趙普爲節度使保寅素與普有隙手疏乞罷節鎮領支郡之制乃詔懷州直隸京長吏得自奏事於是虢州刺史訴保平軍節度使杜審進闕失事詔右拾遺李瀚往察瀚因言節鎮領支郡多俾親吏掌其關市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有所統攝以分方面之權尊奬王室亦彊幹弱枝之術也始唐及五代節鎮皆有支郡太祖平湖南始令潭朗等州直屬京長吏得自奏事其後大縣屯兵亦有直屬京者與元之三泉是也上納瀚言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九月上屬意戎事每朝罷親閱禁卒命築講武臺於城西之楊村辛亥大閱上與群臣等登臺而觀命天武左廂都指揮使崔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以號令將卒望其所舉爲進退之節每按旗指縱則千乘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上甚悅賜翰金帶○國子監主簿郭恕先決杖配隸登州恕先即忠恕也初責乾州司戶參軍秩滿去官遂不復仕縱放雍陝洛之間或踰月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人皆異之尤善畫得其畫者藏以爲寶上雅聞恕先名召爲國子監主簿賜資甚厚令於太學刊定歷代字書內侍押班竇神興嘗館之恕先美鬚髯日忽盡拔去神興驚問其故恕先曰聊以效顰爾神興大怒白上以恕先無檢局放縱敗度恕先益縱酒謗讟上怒故及於禍恕先行至臨邑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將改葬但得其衣衾蓋尸解云○十一月鎮安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完進出爲忠武節度使進掌禁衛凡十一年嘗微巡京師閭巷間有畜奇禽異獸者逼或見必命左右取而放之屬曰買肉不供父母反飼禽獸乎嘗爲杜重威家奴重威子孫貧賤進月分俸錢給之人亦以此稱焉

完進放禽

召華山道士

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己酉命翰林學士李昉等修太祖實錄○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己酉命翰林學士李昉等修太祖實錄直學士院湯悅等修江表事迹○建隆初三館所藏書庫及平諸國盡收其圖籍凡八萬餘卷詔置三館二月朔賜名崇文院○詔鑿池引金水河注之遂名池曰金明○夏四月乙卯召華山道士真源丁少微至闕少微善服氣引年與陳摶齊名然少微志尚清潔摶嗜酒放曠雖居室密邇未嘗往來少微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等獻上留數月遣還○己卯平海節度使陳洪進上表獻所管漳泉二州得縣

收復漳泉吳越

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一萬八千七百二十七○五月吳越王俶上表獻所管十三州一軍凡得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戶百八兵十萬五千三十六○命范旻權知兩浙諸州事錢氏地狹民衆賦斂苛暴旻至恣縱奏請蠲除之詔從之○李光憲卒子繼筠嗣○六月上注意治本深懲贓吏已詔自太平興國元年十月乙卯以後京官幕職州縣官犯贓除名配諸州者縱逢恩赦所在不得放還已放還者有司不得敘用○九月甲申朔上御講武殿覆試禮部合格人進士加論一首自是常以三題爲準得渤海胡旦以得七十四人乙酉得諸科七十人並賜及第始賜宴於迎春苑授官如二年之制故事禮部唯春放牓至是秋試非常例也○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依次用韻○冬十月司農寺丞孔目知星子縣回獻所爲文上召見問以孔子世嗣擢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辛酉詔免襲封文宣公家租稅○上初即位幸左藏庫視其儲積語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爲念何其過也於是分左藏北庫爲內藏庫并以講武殿後封樁庫屬焉改封樁庫爲景福內庫初太祖制置封樁庫欲贖幽薊會晏駕不果○十一月乙未親享太廟丙申合祭天地于南郊御丹鳳樓大赦受冊尊號於乾元殿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上即位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於是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十二月乙丑幸講武臺觀飛仙軍人發機石射連弩上將伐北漢先習武事也○庚午臘有司請備冬狩之禮上從之因謂左右曰老子云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夏書曰外作禽荒爲人上者不得不戒歷觀前代多惑於此而致喪敗朕今順時蒐狩爲民除害非敢以爲樂也○是冬諸州貢舉人並集會將親征河東罷之自是每間一年或二年乃置貢舉○是歲初置文思院

不赦贓吏

秋試非常例

戒非時畋獵

己卯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上初即位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及議致討召樞密使曹彬問曰我今舉兵卿以爲何如彬曰國家兵甲精銳人心忻戴若行弔伐如摧枯拉朽耳何有不可哉上意遂決○乙未宴潘美等於長春殿上親授方略以遣之時劉鋹及淮海王俶武寧節度使陳洪進等皆與鋹因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爲諸國降王長上大笑賞賜甚厚鋹詼諧類此○癸卯新渾儀成

司天監學生張思訓所創也置文明殿東南之鍾鼓樓以思訓爲運儀丞舊制日月晝夜行度皆人所運轉新物成於自然尤爲精妙○二月甲子車駕發京師三月庚辰朔駐驆于鎮州夏四月車駕發鎮州幸大原乙亥幸連城視攻城諸洞時李漢瓊率衆先登矢集其腦又中指傷甚猶力疾上促召至幄殿視其創傳以良藥上欲親幸洞

親征太原

屋中勞士卒漢瓊泣曰晉陽孤壘危若累卵諸將用命戰士賈勇矢石注洞屋如雨陛下察何以萬乘之尊親往臨之若不聽臣請先死上乃止五月壬午幸城南上謂諸將曰翌日重午當食於城中癸未督諸將急攻左僕射致仕馬峯以病卧家舁入見北漢主流涕以興亡諭之北漢主上表納款甲申遣明劉繼元率其官屬素服紗帽待罪臺下詔釋之顧謂淮海國王錢俶曰卿能保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涉可嘉也北漢平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兵三萬命劉保勳知太原府以繼元爲右衛上將軍彭城郡公

北漢主降

[重編曰]太原違命前有劉鈞後有繼元反側變詐太祖嘗赫斯怒而整其旅矣念漢祀之血食開劉鈞之生路何恕耶寧不得太原毋失吾將士何寬耶至太宗則不可以寬恕屢縱之也於是令沒郡治攻具焉於是幸講武臺曹武事焉東南底定之時北伐之意決矣曹彬曰可吾從之薛居正曰不可吾不之從曰曹翰智勇無雙其當城北面白邢守瀛爾技巧此精嚴其理城西面天子又親駕六師以從之鼓行而前士氣百倍身被八創變其姿而許坊爭雄足貫兩矢勢若殆也而并嗣賢勇蠻爾范超當城之坤一駕而授首彝爾郭乃超當城之乾再駕而請命自是汾晉之民有生意矣詩曰廣文之聲卒其伐功吾於平太原見之

取幽薊不克

會繼元降人人有希賞意上將遂伐契丹取幽薊諸將皆不願行然無敢言者殿前都虞候崇翰獨奏曰此一事不容再舉乘此破竹之勢取之甚易時不可失也上悅即命樞密使曹彬議調發屯兵六月庚申車駕北征丁卯上躬授甲冑率兵次歧溝契丹東易州刺史劉禹以州降戊辰上次涿州判官劉元德以城降庚午遲明次幽州城南秋七月甲申上以幽州城踰旬不下士卒疲頓轉輸回遠復恐契丹來救遂詔班師乙巳車駕至自范湯○初劉繼業爲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面頗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上素知其勇欲生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上喜慰撫之甚厚復姓楊氏止名業尋授左領軍衛大將軍八月丁巳以業爲鄭州防禦使○李繼筠卒弟繼捧立○初武功郡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或有謀立王者

會知上聖乃上上聞不悅及歸以此征不利又不行太原之賞議者皆謂不可於是德昭乘間入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惶恐還宮自刎上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是耶追封魏王謚曰懿○九月丁亥初置皇子侍讀以左贊善大夫楊可法為之○庚寅尸部郎中侯陟為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權中丞始此○契丹大入寇鎮州都軍轄雲州觀察使劉延翰帥衆禦之崔彥進潛師躡虜後李漢瓊及崔翰亦領兵繼至先是上以陣圖授諸將俾分為八陣趙延進謂翰等曰主上委吾等邊事蓋期於克敵耳今虜騎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絕彼若乘我將何以濟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翰等以擅改詔旨為疑李繼隆曰兵貴適變安可以預料為定違詔之罪繼隆請獨當之於是分為二陣前後相副士衆皆喜三戰大破之冬十月庚午捷聞手詔褒之○十一月辛卯以建州邵武縣為邵武軍○辛丑初西南夷不供朝貢寇鈔邊境刑部郎中許仲宣為西川轉運使親至大渡河諭其逆順示以威福夷人皆率服為嶺南轉運使江表用兵軍中須索百端仲宣皆豫備商賈決曹彬強之破攻城固照陶器數萬事分給

攻城卒然燈自照仲宣已預料置如其數付之它物類此○十二月詔改司寇參軍為司理參軍以司寇院為司理院令於選部中選廉任清白能折獄辨訟者為之

庚辰太平興國五年春正月上既平太原遂觀兵范陽得汾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疋國馬增多乃詔於景陽門外新作四廐名曰天駟監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使為左右天廐使閑廐使為崇儀使內廐馬既充牧始分置諸州牧養○庚寅以程羽為文明殿學士○二月京西轉運使程能上言諸道州府民事徭役者未嘗分等慮有不均欲望下諸路轉運司差官定為九等上四等戶令充役下五等戶並與免役令轉運使躬親詳定勿使差官○閏三月甲寅上御講武殿覆試權知貢舉程羽等所奏合格進士得銅山蘇易簡以下百一十九人又得諸科五百三十人並分第甲乙賜宴始有直史館陪座之制唐有勑賜及第以表特恩開寶以來御試中第一者皆擢之其文臣有不由科第者四因獻文別試以勑賜進士及第或賜御前進士及第又有同進士及第士出身之目其後復賜史進士及第仍附是年第一等進士之下○夏四月有趙國昌者求應百篇舉奏未上

親試之出雜題一十字令各賦五韻第八句連至日時僅成數十首
率無可觀上以此科久廢特賜及第○戊子襄州言襄陽縣民張巨
源五世同居內無異爨詔旌表門閭巨源嘗習刑名書特賜明經及
第○六月己亥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為蔡州廢信縣主簿白鹿洞
在廬山之陽常聚生徒數百人李煜割善田數十頃廩給之選太學
之通經者日為諸生講論於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
洞由是漸廢矣○知邕州侯仁寶上疏言交州主帥被害其國亂可
以偏師取之上大喜秋七月丁未以仁寶為交州路水陸轉運使孫
全興邢士濬陳欽祚崔亮為邕州路兵馬都部署劉澄賈湜王僕為
廉州路兵馬部署水陸並進討○冬十一月詔延北邊壬子發京師
戊午駐蹕于大名府雄州言契丹皆清去○閏月右補闕賈偁為
開封府判官與推官費玭同事上玭便佞能先意希旨偁嘗疏之上
與諸王宴射玭侍上側頗稱賞德美詞多矯誕偁叱之曰賈氏子巧
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坐皆失色上亦為之不樂至是上思見偁捉
召至行在癸亥以偁為北部郎中時方議北征偁因抗疏請還都牧
養士馬徐為後圖上悅其言及至自大名以偁為轉運使直學士偁儀

之第也○十二月甲戌畋近郊因以閱武賜禁軍校及衛士襦袴時
禁無獵有戰士獲麞違令當死上曰我若殺之後世必謂我重獸而
輕人釋其罪○丁丑以鄭州防禦使楊業領雲州觀察使仍判鄭州
知代州事業自為防禦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即引去主將屯邊
者多嫉之或潛上謗書序言其知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富弼曰昔魏將樂羊征中山平之及還見其君所收謗書二篋方知將帥立功不難但人君信任為難爾將帥專閫外權宜行賞罰人豈無姦之者嫉之則疑自生既有謗言聞之于君或之則疑其將將被疑未有立功者比樂羊所以感嘆其事自後帝王非聰明睿智之主少有不惑謗言者其明不能及魏國之君也楊業本河東降將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納謗書一一付業使邊將安心以立事其過魏國之君矣
上因契丹遣去遂欲進取幽州命宰相問李昉宦蒙等以事之可否
昉等上奏請申戒羽衛旋旆京師善養饒權精加訓練嚴敕邊郡廣
積軍儲講習武經繕修攻具竢府藏之充溢閭里之富完朞歲之
間用師未晚上深納其說即下詔問歸上既還京師議者皆言宜速
取幽薊左拾遺直史館張齊賢上疏其略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
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
疆埸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

張齊賢諫取幽薊

但使峻壘深溝爾力養銳以逸自勵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遠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夷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蓋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倘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伏望審擇通儒分路採訪有僞命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可經久而行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委長吏聞奏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醜沙莫偷生之虜禽之與狄縱在術內爾

選擇縣令

講義曰一王沒而啓三十年鰲兵之禍二王沒而啓數千里流血之毒自古疆埸之難非蓋內夷狄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齊賢徒知契丹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不之知雖趙普周鄭王馬鋪亦不之知也蓋燕趙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一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時太宗之時未有其機且用河也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時太宗之時未有其機且

太宗 興國六年

太平興國六年春正月乙巳詔曰百里之長宇民之要官也務縣邑廣而闕員多選曹拘以常調歷年未補非所以振淹滯惠吾民也適變通方宜從新制其令諸路轉運使下所屬州令長吏擇見任判簿尉之清廉明幹者具以名聞當驛召引對授以知縣之任長吏視才否而授之雖一命初仕亦臨軒顧問臣已釋於前矣況乎百里之重乎

命轉運使察訪

詔諸道轉運使察訪部內官吏有復行著聞政術尤最及文學茂異者各舉二人○三月改王德芳處太祖之子○夏五月旱○大赦○六月辟居正處贈太尉中書令謚文惠居正風度環偉操行方正爲相任寬簡不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其妻悍妬不生育惟吉養子也行檢不正上臨其喪問不肖安在惟吉伏喪側驚愧不敢起盡輦故態後委以大藩所至稱治○秋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交州行營言破賊軍萬五千衆於白藤江口於是侯仁寶率前軍先進賊許降以誘仁寶仁寶信之遂爲所害時諸軍肩炎瘴多死者轉運使許仲宣馳奏仁寶戰沒且乞班師不待報即分屯諸州開庫賞賜給其醫藥乃上章自劾詔書嘉納之遣使就劾發等會王僕病死澄與賈湜並戮於邕州市全興伏誅陳敘祚郝士濬崔亮皆責授團練刺使

交州之敗

定決獄限

〔呂源曰〕太平興國五年七月孫全興等平交州庚戌全興等斬黎桓嶺南諸郡引進使梁迥供張於玉津園餞之時乎全興等以小官率使因恩澤既隆責任益重數略勞費者不知多少之數也全興不能體國乃與侯仁寶校毫釐之利有及我之分遂無成功誤國大事償之一死不爲過也

詔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爲姦追捕證左滋蔓踰年而獄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之上不欲天下有滯獄乃定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須追捕而易決者不過三日○時既取太原范陽未下上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莫敢言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軍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略曰須歲平太原遠茲二載未賞軍功請因郊祀行之此要機之一也交州瘴海之地得之如獲石田願無屯戍以費財此大體之一也邇來官廢貴職給事中不敢封駁遺補不貢直言起居郎舍人不得升陛紀言動御史不彈奏左右丞今尚闕員中書舍人雖掌書命未聞訪之以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屬籍願擇材而任之各司其局此大體之二也朝廷闢西苑廣御地而尚書無本廳郎曹無本局九寺三監狹窄蕭然宣部試士或就武成主朝是豈太太宗只因六年

因敗閱武

之弟也○十二月甲戌敗近郊因以閱武賜禁軍校及衛士襦襪時禁盜獵有戰士獲麞違令當死上曰我若殺之後世必謂我重獸而輕人釋其罪○丁丑以鄭州防禦使楊業領雲州觀察使仍判鄭州知代州事業自鴈門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即引去王將也邊者多嫉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富弼曰〕昔魏將樂羊征中山平之及還見其君所次謗書二篋方知將帥立功不難但人君信任爲難爾將帥專制權擅行威福人豈無嫉之者嫉之則謗自生既有謗言聞之于君惑之則疑其將將被疑未有立功者此樂羊所以感莫其事自後帝一非聰明曆智之主少有不惑謗言者其明不能及魏國之君矣宗降將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納謗書一一付業使邊將安心以立事其過魏國之君矣

上因契丹退去遂欲進取幽州命宰相問李昉扈蒙等以事之可否昉等上奏請申戒羽衛旋旆京師善養驍雄精加訓練嚴敕邊郡廣積軍儲講習武經繕修攻具俟府藏之充溢洎閭里之富完朞歲之間用師未晚上深納其說即下詔南歸上既還京師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左拾遺直史館張齊賢上疏其略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廬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

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登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運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夷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伏望審擇通儒分路採訪有爲命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可經久而行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委長吏聞奏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恵此以德懷遠以恵利民則幽燕竊地之醜沙漠偷生之虜擒之與屈膝在術內爾

[辛巳] 太平興國六年春正月乙巳詔曰百里之長字民之要官也令

[illegible]義曰 一王扶而啓三十年窮兵之禍一王韶而貽數千里流血之害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夷狄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齊賢徒知契丹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不之知謝趙普用錢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趙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一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何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特太宗之時未有其機耳

[illegible]令

[illegible]邑廣而闕員多選曹拘以常調歷年未補非所以振淹滯惠吾民也通變通方宜從新制其令諸路轉運使下所屬州令長吏擇見任判司簿尉之清廉明幹者具以名聞當驛召引對授以知縣之任焉

呂源曰出宰百里最近於民祖宗勤恤民隱故詳擇宰令必引對親視才否而授之雖一命初仕亦臨軒顧問臣已釋於前矣況乎百里之重乎

詔諸道轉運使察訪部內官吏有殘行者聞政術尤最及文學茂異者各舉二人○三月岐王德芳薨太祖之次子○夏五月旱○大赦○六月薛居正薨贈太尉中書令謚文惠居正風度環偉操行方正爲相任寬簡不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其妻悍妬不生育惟吉養子也行檢不正上臨其喪問不肖安在惟吉伏喪俱驚愧不敢起盡革故態後委以大藩所至稱治○秋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交州行營言破賊軍萬五千衆於白藤江口於是侯仁寶率前軍先進賊詐降以誘仁寶仁寶信之遂爲所害時諸軍冒炎瘴多死者轉運使許仲宣馳奏仁寶戰沒且乞班師不待報即分屯諸州[illegible]賞賜給其醫藥乃上章自劾詔書嘉納之遣使就劾澄等會王僎病死澄與賈湜並戮於邕州市全興伏誅陳敘祿郝士濬崔亮皆責授團練副使

[illegible]運察訪

齊州

呂源曰太平興國五年七月孫全興等平交州庚戌全興等辭起嶺南詔引進使梁迥供帳於玉津園餞之嗚呼全興等以小官奉使恩禮既隆責任益重數路勞費以供是役內界赤子陷於兵刃者不知多少之數也全興不能體國乃與侯仁寶校毫釐之利有彼我之分遂無成功誤國大事償之一死不爲過也

定獄限

詔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爲姦追捕證左茲蔓蹤年而獄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因情得者即決之上不欲天下有滯獄乃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須追捕而易決者不過三日○時既取太原范陽未下上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莫敢言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軍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略曰頃歲平太原逮茲二載未賞軍功請因郊祀行之此要機之一也交州瘴海之地得之如獲石田願無屯兵以費財此大體之一也邇來官廢其職給事中不敢封駁遺補不直言起居郎舍人不得升陛紀言動御史不彈奏左右丞今尚闕員中書舍人雖掌書命未聞訪之以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祕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材而任之各司其局此大體之二也朝廷闢西苑廣御地而尚書無本廳郎曹無本局九寺三監俠室蕭然禮部試士或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望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又每於衢路見囚荷鐵枷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上嘉其言降詔褒諭仍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相其性豈以一賞可奪耶 解田錫言職出爲河北南路轉運副使時盧多遜專政群臣章表不先與多遜則有司不敢通錫爲左拾遺嘗獻平戎歌多遜許之始得進御又諫官上章必令閤門吏依常式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寵貽書多遜請諫官免書狀多遜不悅出之

褒諭田錫

呂源曰田錫在太宗朝鯁直言事而太宗親賜璽書與之委曲辨論周悉如此宜其感激而愈堅其操蘊也既擢爲知制誥因歲旱言事忤旨出知陳州及事眞宗益以規畫狀替爲已任雖死不改其節以此受人主異知至使人主聚集前後章疏自收置一漆匣以遺仁宗錫雖亡久矣而名不滅身沒之後又受知於嗣聖可謂不負其所學也

趙普復相

太子太保趙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鬱鬱不得志會如京使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上召問普普對曰臣願備位樞軸以察奸宄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章并發金匱遂大感悟召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

普爲司徒兼侍中始太祖傳位於上昭憲顧命也或曰昭憲及太祖
本意蓋欲上復傳之廷美而廷美將復傳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廷
美尹開封德昭授貴州防禦使實稱皇子皆緣昭憲及太祖意也德
昭既不得死德芳相繼夭絕廷美始不自安浸有邪謀他日上嘗以
傳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於是普復入相
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則普之爲也○十一月改武德司爲
皇城司上嘗遣武德卒察遠方事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宗執而杖
之縛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賢俊而猥信此輩爲耳目竊爲陛
下不取上大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既而怒解嘉嗣宗直節令遷
其官○親饗太廟辛亥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御乾元殿受冊尊號
先是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佐蜀數十年不赦事
上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刱以來其存彝制三歲一赦所謂
其仁如天堯舜之道劉備區區一方用心無足師法上然其對赦宥
之文遂定○十二月先是諸州犯罪之人皆鎖送闕下於道路非理
而死者十常六七張齊賢上言罪人至京請釋清彊官慮問若顯負
沈冤則量罰本州官吏自今令只遣正身家屬別送朝旨齊賢又言

王詞宗秘皇城卒

定郊赦

太宗 咸平六年

刑獄繁簡乃治道弛張之本州縣罪人皆欲多禁繫人或以根窮爲
名恣行追擾租稅逋欠至少而禁繫累日遂至破家請自今外縣罪
人令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州獄別置曆委長吏按察三五日一引
問疏理每月具奏下刑部閱視有禁人多者即奏遣朝官馳往決遣
若事涉冤誣故爲淹滯則降黜其本州官吏或終歲獄無冤滯則刑
部給牒得替日較其課旌賞之齊賢勤究民弊務存寬大行部遇投
訴者或召至傳舍揭前與語多得其情僞江南人久益稱之

詳定車服喪葬制

太平興國七年春正月壬寅詔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詳定士
庶車服喪葬制度付有司頒行違者論其罪○二月以給事中侯陟
右正諫大夫王明同判三司同判三司自陟明始○夏四月以樞密
直學士竇稱中書舍人郭贄參知政事太宗謂稱曰汝自揣何以至
此稱曰陛下念藩邸之舊臣出於際會上曰非也乃汝面折賈琰賞
罰之直爾○普復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
固位不能自決會普康得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丙子詔
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奏多遜及廷美顧望呪詛
大逆不道丁丑詔削奪多遜官爵并家屬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多遜

齊賢決獄

嘉鑒稱之直

盧多遜流崖州

遜赴貶所食於道傍逆旅有嫗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曰嫗自何來乃居此嫗蹙然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爲某事吾子不能從其意盧銜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彼盧相者妬賢忮勢恣行無忌終當南竄辛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

呂中曰多遜相則趙普出趙普入則多遜貶大臣相傾之風已萌蘖於此然盧邪而趙正當時邪猶未足以勝正耳

親決庶獄

五月甲戌親録禁囚趙普等以上祭見微隱相率稱賀上嘗謂趙普曰朕每讀書見古帝王多自尊大深拱嚴凝誰敢犯顏言事若不降請接納則是自敝聰明或喜賞怒刑豈能歸天下之心哉普曰帝王若賞罰無私內外無間上求其理下竭其誠則致太平不爲難事

問治民省

又問治民之道復有何術普曰陛下恤念生民每聞利病無不即日施行古聖王愛民之心止於此矣○趙普以秦王廷美謫居西洛非便教知開封府李符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丙辰降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李繼捧來朝獻四州地其弟繼遷叛去○八月廷美既出房州趙普愬李符漏其言乃坐符府中用刑不當癸亥責爲密國軍司馬○冬十月上嘗謂侍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前世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幸金明池閱習戰○行乾元曆○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是歲契丹明記死子隆緒立○高麗王伷死○先是桐廬縣刁衍上疏言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望詔天下悉禁止之上覽疏甚詭降詔褒答焉

假武脩文

請禁淫刑

癸未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彌德超因乘間以急變聞於上云樞密使曹彬得士衆心又巧誣以他事上頗疑之戊寅彬罷爲天平節度使兼侍中○以東上閤門使開封王顯爲宣徽南院使德超爲北院使並樞密副使上召顯謂曰卿世非儒門少習兵亂必寡學問今典掌萬機固無暇博覽群書命左右取軍戒三篇賜顯曰讀此亦可免於面牆矣

令樞臣讀軍戒

呂中曰大臣不知李術則暗於大體王顯一武人雖以才力任用爲樞密使太宗慮其不學不能曉適變之事故以軍戒授之使知賢者行事也

孔承恭言儀制令有云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望大令於要害

處設木刻其字庶可興禮讓而厚風俗詔行其言○三月以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宋琪爲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始分三司各置使王明爲塩鐵使陳從信爲度支使郝正爲戶部使○諸王及皇子府置咨議翊善侍讀官○上親試舉人擢長沙王世則以下百七十五人並賜及第諸科百十七人出身賜宴瓊林苑後爲定制○張齊賢初除轉運使辭日上面命曰江南多出銅爲朕密經營之齊賢乃訪得江南承旨丁劍歷指饒信虔州山谷產銅鉛錫之所又求前代鑄法惟饒州永平監用唐開元錢料肉好周郭精妙堅實可久由是定取其法歲鑄三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三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齊賢即詣闕面陳其事詔可之○夏四月上嘗覽福建版籍謂宰相曰陳洪進上以漳泉二州贈數萬衆無名科斂民所不堪比朝廷悉已蠲削民皆感恩朕亦不覺自喜○上嘗作戒諭辭二付閤門一以戒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一以戒幕職州縣官丁未令閤門於朝辭日宣旨勸勵仍書其辭於治所屋壁遵以爲戒○初弭德超誣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及爲副使大失望一日詬王顯等曰汝輩當斷送我度上無執子意汝輩所眩惑顯等告其事上怒壬子德超除名并

作戒諭辭

親屬流瓊州德超始因李符宋琪之薦得事上及符貶德超愛稱其究會德超敗上惡其朋黨令徙符頃表盧多遜之流崖州也符白趙普朱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至是即以符知春州歲餘卒○上悟彬無它待之愈厚臨朝累日不懌從容謂趙普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敗大事夙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遺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此上由是釋然○八月太祖初以寇蒙之言詔盧多遜錄時政月送史館多遜託不能成書於是右補闕直史館胡旦復言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院皆置時政記每月編修送史館周顯德中宰相李穀又奏樞密院置內庭日曆委文臣任副使者與學士輪次撰集望令樞密院依舊置內庭日曆委文臣任副使者與學士輪次記錄送史館上采其言辛亥詔自今軍國政要並委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月送史館昉因請以所修時政記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從之時政記奏御自昉始也○冬十月趙普罷爲武勝軍節度兼侍中○十一月朔以刑部尚書參知政事宋琪

復用曹彬

修時政記

趙普罷相

宋史 李昉 蘇易簡 寶鞏 普

工部尚書參知政事李昉平章事本官同平章事上謂曰世之治亂在賞罰當否賞罰當其功罪無不治或以爲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與卿等戒之○詔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王之上李昉宋琪請導故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群臣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廉損之道卿勿多辭也○丁巳宴餞趙普於長春殿宰顯等侍側數視上袴上怪而問之顯等曰陛下所衣袴文縷俱倒上笑曰朕未嘗御新衣蓋澣濯類所致耳蓋念機杼之勞苦欲示敦朴爲天下先也○以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同簽署樞密院初穆知開封府時剖決精敏姦滑無所假貸由是豪右屏迹權貴不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才始有意大用至是穆等入對上謂之曰朕爲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適用操履方潔卿居京府尤號嚴肅故加獎擢也○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當親覽宋琪等言窮歲短晷日閱三卷恐聖躬疲倦上曰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遍因思學者讀萬卷書亦不爲難耳尋改總類名曰御覽於是命呂文仲充翰林侍讀與侍書士著更宿而書學蔚滯亦直禁中每暇日多召問

太宗 典貫八年 刻祀三判

文仲以經書著以筆法滯以字學○上於禁中讀書自已至申始罷有蒼鶻飛上殿鴟吻遽掩卷而去上怪之以語近臣對曰上好學之感也昔有鶴崔衙三鱣魚墜楊震講堂下抑以類此

詔求缺書

甲申雍熙元年春正月上謂侍臣曰夫教化之本治亂之源苟無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所貯遺逸尚多乃詔三館以開元四庫書自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奬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畢還之自是四方之書往往間出矣○甲子有司上竊盜贓至大辟詔特貸其死因謂宰相曰朕常重惜人命如此類者往往貸其極刑但時取其甚者警衆多爾不欲小人知寬貸之意然其犯法者衆也

[illegible]國之法使民不曉其輕重則犯法者少矣本朝承五代之制竊盜有死法故先帝存其法時取情重者行之存其法使民懼而不敢犯也取重者行之而貸其輕者不失好生之德也今之竊盜銖無死刑然犯者衆則先帝制盜固有術矣

[illegible]太祖時竊盜贓錢三貫者法殺繼稍寬其法至滿五貫者死太宗朝多有特貸其死者然尚存其法以警於衆真宗即位咸平元年命張齊賢王濟等刪定編敕齊賢以民犯盜者衆以死懼之尚不畏兄縱其死乎未幾齊賢拜相是歲十二月詔事中柴成務言強竊盜刑名比律文用一半法又經大中祥符之後至仁廟

景祐有詔寖至於極寬自後編盜固無死刑而強盜持杖者悉皆有貸法也故與祖宗立法之嚴治盜之峻正相反矣宜其犯者益衆不足怪也

上御丹鳳樓觀燈見士庶閧咽謂宰相曰國家承累世干戈之後朕孜孜求治惟望上天垂佑福此下民今海宇乂安京師繁盛殊以爲慰念今夕與鄉等且各宵醉○秦王廷美卒房州以聞上嗚咽流涕謂宰相曰廷美自少剛愎長以兇惡朕以同氣育親不忍寘之於法俾居房陵冀其思過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逝痛傷奈何乃追封涪王謚曰悼○參知政事李穆性至孝遭母喪詔強起之穆哀戚過甚因致毀瘠暴卒上臨喪謂宰相曰穆繄己守道操履純正方此擢用遽至淪沒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二月朔親閱將校皆按名籍參攷勞績而升黜之○三月滑州決河塞○遣祕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州上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苟非其人則民受其禍昔秦彭守潁州崇尚儒雅教化大行境內乃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足爲善政也宋琪曰秦彭一郡守耳政善而天應之若此況君天下者乎何謂太平不可致和氣不可調也○召宰相近臣賞花賦詩於後苑上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詩賞花賦詩自此始○夏四月群臣請封禪以乾元文明二殿火災故罷之○五月除江南鹽禁尋復之○以京官充掌後宮○上幸玉津園觀魚宴射謂近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帝王始則勤儉終乃忘其艱難遂爲逸豫覆亡之速皆自貽也爲人上者當以爲戒○六月求直言詔天下州縣官或知民俗利害政令否臧訪於本州附傳置以聞所言可采必行旌賞若無所取亦不加罪○有布衣以皂囊封書獻者且詞狂妄上覽弗責因謂宰相曰然上封事者多不知朝廷次第所言率孟浪不切機會本欲下情上達庶事無壅故雖狂悖亦與容納○田錫上疏其略曰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敕所行時有未當而無人封駁者給事中之過也陛下有捨近謀遠之事由言動所爲未合至理而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拾遺補闕之過也又曰宰相不得用人而委貧郎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自此章奏必多聽用必廣聽用既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乞今後凡有奏陳令大臣議而行之蓋臣下言之則謂之封章陛下行之則出爲法令法令可簡而不可使繁制度可永而不可屢變又曰宰臣若賢願陛下信而用之宰相非賢願

陛下擇可用而任之何以置之爲備員而待之若冗秩也

呂中曰 觀田錫上疏雖當時憂治世危明主之言亦萬世任相之法也西漢之初相權重則一君之身任相者不過一二人武帝以後相權輕則四十餘年之間易相凡十有三矣

遣使諸路察獄上嘗謂侍臣曰刑辟之際君子之所盡心稍有寃枉必傷和氣且齊文負寃天爲枯旱燕臣無罪六月飛霜自昔水旱作沴未有不由於此君官牧民尤當戒之秋七月命諫官領登聞檢院

○九月西夏李繼捧來朝其弟繼遷留銀州詔發繼捧親屬赴闕繼遷年十七勇悍有智謀不樂內徙與其黨奔入斥澤出其祖彝興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相聚爲寇知夏州尹憲選精騎夜襲斥澤斬首五百級燒四百餘帳獲繼遷母及妻繼遷僅以身免後有自西邊來者言繼遷悉知朝廷之事皆繼捧漏泄朝廷數諭繼遷不肯降上用趙普之策出繼遷委以邊事端拱元年李繼捧賜姓趙名保忠授夏州刺史定難節度以討繼遷管夏銀宥五州繼捧至鎮數日上言繼遷悔過歸款上以爲銀州刺史西南巡檢使繼遷本無降心復誘戎人爲寇淳化二年保忠來乞師上命商州團練使翟守素率兵赴之繼遷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趙名保吉

李繼捧賜國姓

李繼遷賜名

太宗 雍熙元年

呂中曰 保忠之丹入夏臺故地實普之謀也後保忠反與保吉合大爲邊患何普能知符彥卿之不可與兵權而不能知保忠之不可復歸夏州耶田錫嘗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爲趙保吉其切中時事之膏肓乎

上命李昌齡就大乙宮校定三等醮儀○冬十月上之即位也召華山隱士陳摶入見於是復至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摶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化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之理無術可傳於人假令白日上昇亦何益於世主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今古深究治亂實有道仁聖之主也正是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鍊無出於此琪等表上其言上益喜賜摶號希夷先生

呂中曰 人言太極圖周濂溪得之种明逸明逸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陳希夷希夷先天之圖邵康節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陳希夷希夷隱者長於數李而未必長於理李者也濂溪之圖太極康節之圖先天此皆二公自得之李蓋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

嵐州獻牝獸一角上曰珍禽奇獸奚益於事方內又密風俗淳厚此

乃上瑞耳○十一月以建州進士楊億為祕書省正字時年十一億七歲能屬文連三日得對試賦五篇皆援筆立成上曰可與一官留京師故有是命○十二月廢嶺南諸州採珠場○立德妃李氏為皇后○先是上嘗謂輔臣曰朕讀晉史見武帝平吳之後溺於內寵後宮迨數千人今宮中自職掌至於雜使不過三百人朕猶以為多矣

宮人

雍熙二年春二月禁增置寺觀○上御崇政殿覆試禮部貢舉人得進士梁顥等百七十九人得諸科三百一十八人並唱名賜及第唱名賜第○自此始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參知政事呂蒙正之從第蒙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也皆罷之左右獻言尚有遺材復試又得進士上元洪湜等七十六人得諸科二百二人並賜及第○夏四月復置明法科進士九經以下更不習法書五月中書門下奏謫官在外而累經赦宥者欲令歸闕責其後効上不許謂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辨竄逐之臣邪佞已來豈不在念然此等務行巇險若小得志即復結朋植黨恣其毀譽如害群之馬豈宜輕議哉○秋七月上謂宰相曰國家以百

謫官不赦

姓為本百姓以食為命故知儲蓄最為急務昨江南災旱甚亟遣使振貸果無流亡盜賊之患若非積聚何以救之庚申詔諸路轉運使及諸州長吏專切督察知倉官吏等依時省視倉廩勿致毀敗其有計度支用外設法變易或出糶借貸與民及轉輸京師如致損官粟者雖去官猶論如律○鼎州水溢害稼○九月廢皇太子焚王元佐

督察倉吏

乃太宗長子也初廷美得罪元佐獨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大子幼亦聰慧及長漸驕恣或經時絕朝請自是習為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輒繳弓射之帝誨督甚力皆不悛重陽帝宴諸王元佐以病新起不得預至暮龍陳王元祐等過之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焉是為君父所弃也遂發憤中夜閉牖妾縱火焚宮帝怒欲廢之會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鄆有深謀遠慮試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為不法他日必為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請某片日令東宮於其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廢太子一黃門力耳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因搜宮中得活刑之器有刻眼挑筋擿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之選立章聖為太子準

冠準獻廢太子策

繫囚 由是得名○冬十月錄繫囚上決事至日昕因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江況人君能惠養士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曰百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此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得上達矣

呂中曰 此推廣大祖恤刑之意也以大宗愛惜民命而一刑之微皆得以上達可謂仁且勤矣而當時田錫且曰陛下每日早於崇德殿受百僚之朝日午於講武殿視萬幾之事或進呈甲仗或陳閱軍士或躬問縲囚或親校簿書恐於大體有所未究此親事大勤要民大過也抑不知諫官置之左右御史委之糾彈給舍許之封駁豈非人君之躬歟

宋琪罷相 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丙辰宰相宋琪罷守本官樞密使柴禹錫授左驍衛上將軍初上令琪娶馬仁瑀寡妻高繼沖之女廣南轉運使王延範者高氏之疎屬也時知廣州鄄城徐休復密奏延範謀不軌且言依附大臣無敢搖動上將遣使案鞫會琪與禹錫入對上問延範何如琪未知其端盛稱延範彊明忠幹禹錫素與琪相結旁奏與同上意琪等交通不欲暴其狀止以琪素好大恢諧無大臣體禹錫不能輸誠奉公故罷其政柄○上謂李昉等曰中書樞密朝廷政令所出治亂根本係焉且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人誰無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稱不若遺之財帛耳朕亦有舊人若果無用未嘗假以名器也卿等其戒之○龍溪縣主簿王濟時調福建輸鶴翎為箭羽鶴非常有物官督責尤急至一翎直數百錢民甚苦之濟以便宜諭民取鵝翎代輸驛奏其事因詔旁郡悉如濟所陳

主簿 優 奏事

呂原曰 大祖朝河清縣令史班火井縣令蕭壞皆奏孩治所而王濟以縣主簿亦得奏事以此知祖宗下情之不壅也供奉官為巡檢許其便宜主簿輒自以便宜輸鵝翎代鶴翎為箭羽今之小官下吏已不能如是而監司按察不惟不能容而自亦不能為也宜其蒙蔽上則負國下則困民使天下紛紛未能休息者弊在此也

丙戌 雍熙三年春正月先是賀令圖與其父懷浦薛繼昭劉文裕侯贇陳利用等相繼上言請取幽薊上始有意北伐三月潘美出雁門與虜戰勝之逐北至寰州刺史趙彥辛降辛已克涿州潘美圍朔州守臣趙希贊降轉攻應州節度艾正降田重進圍飛狐守將呂行德降又圍靈丘守將穆超降夏四月潘美克雲州田重進至蔚州耿紹忠舉城降初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但令諸將先趨雲應卿以

雁門之捷

十萬衆聲言取幽薊且持重緩行虜聞之必聚兵於幽州不暇爲援於山後既而諸將多得山後要害之地每捷奏至上頗疑彬進軍之速且憂虜斷粮道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盡乃退師至雄州以援供饋上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却軍以援芻粟乎亟遣使止之而彬所部諸將聞美等累捷已不能有所攻取謀畫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時方炎暑軍士疲乏以粮不繼乃還師境上爲虜所躡五月庚午虜追及我師大敗彬等收餘軍宵涉巨馬河上聞曹彬等軍敗乃詔諸將領兵分屯于邊召彬及崔彥進米信入朝田重進率全軍駐定州潘美還代州

維州之敗

己巳中日 支溝之敗有二一既平河東之後三出王師屢與敵戰而不獲侯時一也其事始於賀令圖父子而贊成於王顯數人中書不預聞一也曹彬違上詔旨三也燕薊之地以太祖太宗百戰而不能得而宣和乃無故而得之天下未嘗有幸成之事也有幸成之事則有必至之禍矣

趙普諫收燕薊

趙普上疏諫其略曰蠢茲獯鬻誠非我敵蓋廷從爲舉安得而制自古帝王置之度外任其隨逐水草皆以禽獸畜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此必邪諂附會豪敞膚聰致興不急之兵頗涉無名之議伏自大

發驍雄往殲兇醜百萬家之生聚飛輓是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爲鼷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事無固必理貴變通願頒明詔速請抽軍聊爲一縱之謀敢獻萬全之策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初議興兵上獨與樞密院計議中書不預聞及敗召樞密院使王顯副使張齊賢王沔謂曰卿等共視朕自今寢作如此事不上既推誠悔過顯等咸愧懼若無所容○丙辰以御史中丞辛仲甫爲參知政事○秋七月發書樞密院事張齊賢言事頗忤上意授給事中知代州○九月刑部張佖上言望自今應斷奏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減贖檢法官削一任長吏並停見任從之

重失入罪

嘗有犯大碎者詔特赦上謂佖曰朕以小人犯法原其情非巨蠹故貸死流竄亦足以懲艾之也佖對曰先王立法蓋爲小人君子固不犯矣上嘉其言○十二月契丹以數萬騎入寇瀛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戰全軍皆沒賀令圖一歲中父子皆敗○契丹入寇代州神衛都指揮使馬正禦之衆寡不敵副都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知州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虜遂却走先是齊賢約潘美以大師來會戰間使爲虜所得俄而美使至云奉詔毋得

瀛州之敗

代州之捷

出戰齊賢乃閉其使夜發兵距州城西南二十里列幟然芻虜意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伏卒掩擊大敗之勝敗首兵家之常事不可以勝而驕不可以敗而沮張方平言國初與契丹八十戰惟張齊賢僅一勝此說未然如田重進降飛狐等縣及蔚州潘美降寰朔應三州又克靈州未嘗不勝惜朝廷之謀不定師將之心不一所以不能成功也

一下哀驅入深祁陷易州殺官吏國士民魏博之北咸被其禍上深哀痛焉

痛詔

丁亥雍熙四年春正月初曹彬及劉廷讓等相繼敗覆虜勢益振長丙戌降德音○二月知制誥范杲上言家世史官願得秉直筆成國朝大典因召爲史館修撰○三月庚辰詔天下知州通判先給御前印紙令書課績凡決大獄幾何凡政有不便於時改而更張人獲其利者幾何及公事不治曾經毀罰皆具書其狀令同寮共署無得隱漏能官自上中書考校○夏四月并水陸路發運爲一司○詔陳鄭戎策侍御史趙孚上言大略謂宜內修戰備外許歡盟上嘉其言○五月以鄭宣劉墀趙載並爲如京使柳開爲崇儀使劉慶爲西京作坊使初開知貝州上書願效死北邊陛下賜臣步騎數千任以河朔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爲陛下復取幽薊於是上亦欲並用文武戡定

御臣印紙

文臣換武

寇亂乃詔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許換秩於是開與鄭宣並以文臣換武○初秦州長道縣酒場官李益家饒於財僮僕常數百關通朝貴持吏短長郡守以下皆畏之民負益息錢數百家官爲徵督急於租調獨觀察推官馮伉不爲屈伉一日騎出益遣奴捽下毀辱之伉兩上章論其事皆爲邸吏所匿後因市馬譯者附表以訴上命捕益械送御史臺鞫之益具伏丁丑斬益籍其家益子士衡先舉進士任光祿寺丞詔除其籍終身不齒州民聞益死皆醵錢飲酒以相慶○八月令諸路轉運使及州郡長吏自今並不得薦舉入充部內官其有關員即時具奏前所論薦多涉親黨故罷其倖門也○九月辛巳詔以來年正月有事於東郊親耕籍田置五使如郊祀之制○十二月朔乃詔自今歲命春官知貢舉如唐室故事應已得解者明年春集闕下未得解者許至秋取解

誅蒙民李益

禁私薦舉

更貢舉法擢用史官躬耕籍田

戊子端拱元年春正月丙寅以大理評事王禹偁爲右拾遺羅處約爲著作佐郎並直史館○上於東郊親饗先農以后稷配遂耕籍田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止○始三推有司言禮畢上曰朕志在勸農悵終於千畝豈以三推爲限

伏臘有雜豚則不必麟鳳在郊數點吏不舞文則不必虎渡河吏胥不追撓則不必蝗出境

李昉罷相

二月置司諫正言○李昉罷相先是羣馬周擊登聞鼓訟昉身任元宰值北戎入寇不憂邊事但賦詩飲宴并置女樂上由是不悅會連旱蝗太宗以水旱失度陰陽乖戾咎在宰相遂罷爲右僕射○以趙普爲太保兼侍中呂蒙正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上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賞罰舉賢能弭愛憎何憂軍國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恥其君不堯舜卿其念哉

趙普呂蒙正並相

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不結黨與遇事敢言每論政有未允者必固辯不可上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藉普舊德爲之表率也蒙正晚輩驟進與普同位普甚推許之

呂中曰趙普之再入相也與乾德之初入相不同蓋太祖規模廣大故普慨然以天下自任而敢於任事太宗規模繁密故普不免遂嫌疑存形迹而救過之不暇然以元老重望而推蒙正之晚輩呂端之台輔器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此所以保我子孫黎民歟

丙午詔諸道民有艱食者所在發廩賑之○初侯莫陳利用多變幻之術上召見驟加恩遇遂恣橫居處服玩皆僭乘輿宮殿之制於是趙普廉得其專殺不法事力於上前發之乃遣近臣就按利用具伏上曰豈有寓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此巨蠹犯死罪十數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上不得已命賜死於商州

呂中曰國初大臣皆得以斥內侍至章子厚則用親隨察京則奏梁師成王黼則事童貫皆交結內侍以爲腹心人言內外朝當合爲一然以公勝私外足以統內斯可矣

趙普不求恩澤

夏五月置秘書閣於崇文院分三館之書萬餘卷以實其中○閏五月以趙承照爲六宅使承照普次子也普再入相未始爲求官上特命之普嘗戒其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昌運受寵踰分固當以身許國爾等宜各勉勵勿重吾過故自宥密升宰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始爲其親屬求恩澤者○近世宰相子起家郎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階呂蒙正固讓止授六品京官自是爲例

呂蒙正恩澤

禮部侍郎宋白知貢舉放進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諸科百人下第人覆試得進士馬國祥以下及諸科凡七百人上既擢國祥等又命王世則召下第進士諸科人試得合格數百人上覆試詩賦又擢進士弟齊以下及諸科九百餘人並賜及第○御史中丞晉劾

重御史權

奏開封尹許王元僖元僖不平訴于上曰臣天子兒以北中丞故被鞫願賜寬宥上曰此朝廷儀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繩汝爲開封府尹可不奉法耶論罰如式○秋七月除蜀鹽禁○八月幸國子監命李覺講周易○十一月虜騎大至唐河北將入寇諸將欲以詔書從事堅壁勿戰定州監軍袁繼忠曰大戎在近今城中屯重兵而不能剪滅今長驅深入侵略它郡謀自安之計可也豈折衝禦侮之用哉我將身先士卒死於虜矣都部署李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專焉乃與繼忠出兵拒戰虜騎大潰捷奏聞群臣稱賀降璽書獎賜

唐河之捷

己丑端拱二年春正月詔陳備邊兼戶部郎中張洎奏言國家自飛狐以東重關複嶺皆爲契丹所有燕薊以南平壤千里蕃漢共之失地利矣河朔郡縣列壁相望然虜騎南馳衆寡不敵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此分兵力之過也今既未能克復幽薊宜悉聚可朝建三鎮鼎據而守焉又言涿州之戰元戎將校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嘗賞一効用戮一叛命宜反其道又言稍舉通和之策俟兵食有餘然後大舉幽薊未復終不得萬日王禹偁奏言兵勢患在不合將臣

張洎請建三鎮

端拱二年

患在無權請於遠邊上建三軍軍十萬人使互相救援又言曹彬北伐及招置義勇軍等事大臣皆不預知自今頻召大臣議邊事毋使小人間厠

己卯言和者至於自卑名分而不知戰言戰者至於輕戮民命而不知和此紹興開禧權臣之罪一也以太祖之英武猶命孫全照經畧和好以曹彬之名將猶言講和之利則和戎誠息民權宜之策然必如趙孚之言許歡盟於外修戰備於內可也

二月以陳恕等爲河北等路營田使○下詔罪己蒐恤邊郡○三月上親試陳堯叟二百八十六人擢堯叟爲第一○賈州錄事參軍孟繼壽遠征不之官詣匭自陳太宗怒杖流海島○夏旱自三月至五月錄繫囚遣使分路決獄戊戌丙○六月初左正言直史館寇準承詔極言北邊利害上器之曰朕欲擢用準宰相以開封府推官上曰此官豈以待準耶宰相請用爲樞密直學士從之秋七月拜樞密直學士

獎用寇準

己巳澶淵之役羽書五至準不以爲憂惟曰親征而已其渡河也方且與楊億酬飲陸旦有似安石圍棊清談之風豈知準自前朝極言北邊利害太宗許之矣此豈空言無據而告眞宗以親征之議哉

聖筆 士安

矣其行孰優或以越王府記室參軍考功員外郎畢士安對上曰正合朕意遂命以本官知制誥

富弼曰 人臣爲郎官未至通顯雖負宏才有奇節何以爲天子知一日御筆書名且以名臣稱之不次擢用人臣遇時有如是之榮也蓋天子以用人爲急博采廣聽故得其實不准擢二賢使之盡力凡爲人臣知才節可以自結明主得不勉勵真業乎人主若勉勵真業則廢職修廢職修則內外之事治矣是天子殊待二賢所以勸天下之士也

趙普 張齊賢

先是宰相趙普上言臣竊見工部侍郎張齊賢數年前特受聖知昇於密地公私識者盡爲當才不期歲月未多出爲外任向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有悔尤其加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姦邪正直久遠方知齊賢蘊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能慮淹經國之才堪赴濟時之用如當重委必立殊功甲申以齊賢爲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慧星出于東并凡二十日上避殿減膳○

王全斌

威勇軍粮餽不繼契丹欲親取之詔李繼隆發鎮定大軍護送輜重虜將于越率精銳數萬騎來沈緣邊都巡檢尹繼倫屬領步騎千餘人按行塞上虜不擊而過經襲大軍繼倫夜遣兵躡虜後列陣於城北以待之虜方會食繼倫出其不意急擊之殺虜將宓室于越食未竟棄匕箸爲伏兵中其脅虜遂奔潰俘獲甚衆定州副都部署孔守正又與虜戰曹河之斜村棄其帥大盈相公等三十餘級虜自是不敢大入寇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

富弼曰 尹繼倫以千餘之兵破虜衆數萬可謂奇功也大將盡上其狀太宗賞之自諸司上加刺史及數年之後盡聞其功立任使職及加團練仍召而厚賜之人臣荷天子之知而恩賞如是不惟繼倫盡心以報而諸將無不感勸

八月大赦是夕彗沒○先是上遣使取杭州釋迦佛舍利塔置闕下度開寶寺造浮屠十一級以藏之所費億萬計工畢田錫上疏諫曰衆以謂金碧熒煌臣以爲涂膏釁血上亦不怒○九月鎮星熒惑入南斗○冬十月趙保忠加同平章事○上以歲旱手詔賜趙普等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自星文變見以來久愆雨雪朕爲人父母心不遑寧當與卿等審政刑之闕失念稼穡之艱難恤物安民庶祈眷祐王禹偁上言乞自乘輿服御以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邊廷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奏上上及群

歲旱 皇貴

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十二月庚申詔自今四方所上表宜只稱
皇帝上曰皇帝二字亦不可兼稱朕此欲只稱王爲以諸子封王爲
不便耳趙普等又上法天崇道文武六字詔去文武二字餘許之